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四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	（1）
中国国民党出师宣言（1926年7月14日）	（8）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1926年7月25日）	（10）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7月7日）	陈独秀（13）
我们的北伐观（1926年9月8日）	彭述之（15）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萨坡什尼柯夫（23）
〔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斗序列	（40）
北伐战争中的独立团	周士第（44）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致北伐军的信（1926年8月）	（49）
汉阳兵工厂工友罢工响应革命军通电（1926年9月1日）	（50）
〔附〕湖南工农直接参加	
北伐战争之一些事实（1926年9月14日）	协 夫（51）
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1926年11月4日）	叔 坚（53）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21日—2月24日）	（5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1926年）	（58）
中央政治报告	（58）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62）
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	（64）
组织问题议决案	（67）
职工运动议决案	（70）
农民运动议决案	（74）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78）
商人运动议决案	（79）
学生运动议决案	（80）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81）
军事运动议决案	（82）

妇女运动议决案.....	(83)	
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	(84)	
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宣言(1926年12月1日)		(86)
〔附〕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	霍然	(87)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7年1月)		(92)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1927年1月12日)		(101)
〔附〕工人及革命群众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经过(1927年1月)		(103)
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1927年2月)		(108)
上海总工会报告(节录)(1927年6月)		(110)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告上海市民书(1927年2月20日)		(118)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1927年2月24日)		(120)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		(122)
〔附〕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	瞿景白	(123)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1927年2月28日)	施英	(124)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1927年4月6日)	施英	(132)
土地与农民(1926年2月)		李大钊 (136)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 (145)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6年12月20日)		毛泽东 (148)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		(149)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1926年12月)		(152)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选)(1927年3月)		(163)
平江县农民协会布告(1927年4月)		(168)
〔附〕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1927年6月)		(16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李锐	(175)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湖北农民运动.....	田中忠夫	(186)
北伐军占领后的江西农民运动.....	田中忠夫	(195)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的两个统计.....		(200)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1926年12月10日)		周恩来 (202)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1926年12月11日)		周恩来 (204)
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1927年2月6日)		(207)
“何物左社”？(1927年3月5日)	林蔚	(209)
《湖南农民革命》序(1927年4月11日)	瞿秋白	(211)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3月13日)		(213)
〔附〕南北妥协消息一束(1927年3月18日)		(215)

北伐出师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一步干涉的有关资料	(216)
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讲演以后(1927年3月18日)	彭述之 (233)
〔附〕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	蒋介石 (237)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1927年3月18日)	陈独秀 (242)
〔附〕在南昌总部之演讲(1927年3月7日)	蒋介石 (244)
致中央并答长沙市党部之要电(1927年3月)	蒋介石 (247)
告黄埔同学书(1927年3月12日)	蒋介石 (248)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	郭沫若 (252)
〔附〕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1927年2月15日)	赵幼浓 (261)
江西民众代表关于蒋介石	
摧残南昌、九江党部经过报告(1927年3月19日)	(264)
广州市党部代表黄侠生关于	
党部被反动派摧残情形的报告(1927年3月26日)	(266)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	(268)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269)
〔附〕弹劾共产党(1927年4月)	吴稚晖 (311)
寄李石曾书(1927年4月6日)	汪精卫 (314)
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1927年4月18日)	蒋介石 (317)
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4月)	蒋介石 (321)
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7月)	蒋介石 (324)
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1927年4月)	戴季陶 (332)
清党之意义(1927年4月)	胡汉民 (338)
反映资产阶级动向的几个材料(1926年)	(342)
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蒋介石	
庆贺并表示支持清党(1927年4月16日)	(345)
江浙财团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	(346)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	
	(353)
第三国际代表团宣言(1927年4月22日)	
	(356)
〔附〕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1927年3月10日)	徐谦 (357)
纪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1927年3月)	(359)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1927年3月)	(368)
武汉国民党中央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1927年4月17日)	(370)
〔附〕汪精卫斥蒋介石违背	
中央命令反抗中央铣电(1927年4月16日)	(370)

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1927年4月）	吴稚晖	(371)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	萨坡什尼柯夫	(376)
〔附〕南行使命	刘 骥	(38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1927年5月）		(39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7年5月）		(399)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399)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399)
土地问题议决案		(404)
职工运动议决案		(40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		(415)
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的意义（1927年5月）	任弼时	(422)
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1927年6月27日）		(424)
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摘要）（1927年6月）	刘少奇	(426)
〔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及其决议		(430)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6月4日）		(434)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1927年6月13日）		(436)
〔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布告（1927年5月26日）		(437)
马日事变的回忆（1928年5月30日）	柳直荀	(439)
〔附〕长沙事变经过情形一、二（1927年6月）		(441)
何键反共训令（1927年6月29日）		(447)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1927年6月6日）	张太雷	(449)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几个文件（1927年6月）		(45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		(454)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1927年7月）		(459)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纲草案（1927年7月）		(462)
〔附〕武汉国民党政委会主席团宣言（1927年7月18日）		(464)
告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27日）		(465)
夹攻中之奋斗（1927年7月25日）	汪精卫	(467)
论国民革命唯一之路（1927年8月7日）	孙 科	(468)
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汪精卫	(471)
分共以后（1927年11月11日）	汪精卫	(478)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	宋庆龄	(483)
论陈独秀主义（1928年）	蔡和森	(486)
党的机会主义史	蔡和森	(5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	(527)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	(532)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	
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	(541)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	(550)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个指示（节录）	(554)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了新的转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之代表，既觉到现时的中国，确是到了民族解放运动之重大时机，故必须将我们对于时局的根本观察及职任布告于全国民众之前。

自从北方的国民军败退之后，奉直两派军阀压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老民党中央之卖国分子，以扑灭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各界人民，深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及本国军阀的虐政和连年战祸，尤其是最近两年，不但农民破产，就是中等商人，甚至于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职业者，也都不免破产困穷，流离失所，更用不着说最窘迫的工人了。

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予征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至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对进口货、出口货都不能采用保护税制，国内制品不能与外货竞争，又加以国内战争，运输阻滞，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不但未能自由发展，且日在破产愁烦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国共产党之目前的职任，正是要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照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凡是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应该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争斗，不单是代表工农利益向资产阶级及地主争斗。因为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为自求解放计，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

中国的工农及一切受苦受难的民众所以这样穷，这样苦，这样受压迫，不用说乃是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之赐。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驻扎海陆军，把持中国的海关，强迫中国的关税要遵从他们的协定，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价超过于进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和外债本息之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及银行纸币所吸收去大批款项，更不计其数；如此中国安得不穷！

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把整个的中国都弄穷了，复用政治的侵略手段，各自勾结中国一派军阀，使之对他派军阀战争，或对接近人民的军队战争，以巩固其在中国既得之权利，并继续增高其经济侵略，如是赣宁战争、洪宪战争、直皖战争、三次奉直战争，以至最近反国民军战争，遂充满了民国十五年之历史。被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原有手工业农业经济日渐破坏之整个的穷中国，又加以十余年继续不断的战争，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等一切民众的苦痛，都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

现时国民运动中的右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与帝国主义爪牙纯粹的买办阶级稍有不同，他们虽然也赞成“国民的联合战线”，可是他们以为大家既然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军阀，工人农民便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放弃阶级争斗，以免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其实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第一、他们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争斗，不但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并且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当随工人的阶级争斗的战斗力而增加；因为工人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实际表现出来，他们主张工人放弃阶级争斗，便不啻主张削弱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斗中的主要军力。第二、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争斗，不是他们的出路。第三、他们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阶级，是不肯妥协的，是要为全民族利益奋斗，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到底的，香港工人牺牲职业，艰难困苦的支持一年余的罢工，便是一例，不象资产阶级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他们只要于自己利益有损，便马上主张停止民族运动，如五卅运动中工部局一停止电力供给，中国厂家即时主张停止罢工，便是一例，他们只要敌人对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有点让步，便马上抛弃全民族利益的争斗而与敌人妥协，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运动给资产阶级一点小小让步（关税会议、汉口上海租界增加华董、部分的交还上海会审公堂），一部分资产阶级便急急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条

件，解决日厂英厂罢工，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高唱“中外合作”、“中日亲善”，这也是一例；主张抑制工人阶级争斗的他们，这样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这样不顾民族的利益，这样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试问他们能比卖国卖民的买办阶级高明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军阀及买办阶级之次，就要算到这班一面反对阶级争斗一面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了。谁要“国民的联合战线”，谁便应当脱离这班破坏联合战线而妥协卖国的右派！现在的根本问题，正是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因妥协卖国脱离“国民的联合战线”，——而不是工人农民的阶级争斗破坏联合战线。

农民反对军阀土豪大地主的争斗，也同样能够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因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脱离少数特权阶级的压制束缚，自由团结起来，去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广东农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国民政府讨平英国走狗陈炯明，便是一例。

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战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

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争斗”、“反赤”等口号，帮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

在过去的经验，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即以上海总商会只顾自己阶级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过激”、“赤化”这类口号离散民众而失败了。这一联合战线失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指挥奉系军阀，封禁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压迫总罢工，摧残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众运动；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英日帝国主义者，不但离散了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还进而团结了奉直两系军阀成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国民军进攻，号为反赤战争。此次反赤战争的意义：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以联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断绝中国民众运动得到武力援助的机会；一面强迫奉直两系军阀结合起来，以巩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之地位。因为自从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国，又加以北方国民军之发展，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

反赤军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援助，在北方得了胜利，杀人、纵火、奸淫、抢劫、勒捐、强用军票、搜查学校、封闭报馆、枪杀记者、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遍行于北京及直鲁豫诸省，将来或更推行于南方。反赤军入北京后，其内部英日间吴张间都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的焦点乃是内阁问题：一方面是英吴，一方面是日张，都想组织己派势力占优势的内阁，并想有一个在己派势力支配之下的国会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时又不易决裂，因为他们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达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讨灭南北二赤（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吴张之共同目的是攫得关税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们不得不暂时勉强合作。在他们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无论是那一派稍占优势，无论是颜内阁、杜内阁、孙内阁，或陆内阁，他的大政方针，终不能抹杀现行的反赤政纲，并且还要加一条更重要的反赤政纲——卖国借款。帝国主义者始终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来替他们宰制中国人民，拥护他们在中国之特权与权利。

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把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召集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国11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即已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尤其特别指出吴佩孚得势，“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即改正协定关税制等十一条）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

民国12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又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13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明“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国13年11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予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予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吴张对于国会之争执，并不真是因为护宪问题，乃是各自争得北京政权，以便进行卖国大借款；吴佩孚要叫直系的贿选议员占住国会，张作霖则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组国会，以便借“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大买卖。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

有许多人对于国民会议，还有三种怀疑：一是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然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及政党之支配；三

是以为国民会议之议决，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

其实这三种怀疑都似是而非，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限于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速成；我们固然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制度迅速实现，我们更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运动尽量扩大；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争斗，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

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之组织，即现时已有的团体至少已经可以实现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于此可见对国民会议第一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者的关系始终不断，不象国会议员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复选，选举者和被选者始终没有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减少军阀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于受政党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于此可见第二种怀疑之错误。

由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决无在军阀政府之下实现的道理；于此又可见第三种怀疑之错误。

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

在这些困苦争斗期间，各阶级的民众，必须有一共同政纲，为这一联合战线之共同争斗的目标；这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亦须如下：

- 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 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
- 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
-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
- 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
- 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 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
- 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

- 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
- 十、订止予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
- 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
- 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 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
- 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农会法、商会法；
-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
- 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 十七、禁止勒种鸦片；
- 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
- 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
- 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
- 二十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
- 二十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
- 二十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一个政纲恰恰和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吴佩孚王怀庆等此时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纲相反，他们或者要说这一个政纲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此时勾结为患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势力，还是强大，除了全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不断的给他们以痛击巨创，使他们溃败，他们决不会因人民的要求而让步，给人民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而消极退却，如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然后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才不至中敌人始而离间终而各个击破之计而获得最后胜利。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此外涣散与孤立，也是我们的力量表现之障碍。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人，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至于商人学生早已有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经有组织的参加革命运动。兵士是有组织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仍旧是涣散的吗？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运动，因为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之同情与援助，帝国主义者遂不敢把我们当做义和团看待，并不得不给点小小让步，如关税会议、司法调查、租界增加华董

等。五卅以来各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里夫及叙利亚之对法战争，如埃及之排英运动，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罢工表同情于叙利亚，如土耳其联结苏俄反抗英国侵夺其莫塞尔，以及最近朝鲜对日之大示威，这些运动都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至如苏俄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英国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罢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显著的进步，而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无法救治的隐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我们已经不是涣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奋起毋缓！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

中国共产党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63期，1926年7月14日出版）

中国国民党出师宣言

(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民，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虏；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皇皇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民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智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旁皇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所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即乞怜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组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撋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迄今中国人民之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智识家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內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为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从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邦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之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全国的工友们！农民们！各界的同胞们！

广东国民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这次北伐，不要〈看〉作是普通的国内战争，成败与我们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要坐了等着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代我们人民解除一切的痛苦，忘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责任。

年来中国的纷乱，人民所感受战争、贫困、贪官、土匪、苛税、杀戮、蹂躏等一切的痛苦，都是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侵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人民如果要求得自己的生存，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把军阀和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建设人民的统一的政府，才能达到目的。中国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张在北京会面之后，早已决定了讨灭中国革命势力的计划，即分讨其所谓南北二赤。因为发展他们势力的方向分开，和缓他们之间的冲突，如是一方面攻打北方国民军进兵南口，一方面进兵湖南援助叶开鑫攻打唐生智，更进而联络邓如琢、周荫人、唐继尧等围打广东。同时勾结香港帝国主义者得着二千万元的大借款，并唆使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反革命派，勾结土匪、贪官、劣绅、买办扰乱广东。全国的民众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这个严重的局面，当然不能忽视，所以这次国民政府北伐，是不等敌人谋我的计划成熟出师攻打敌人。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失败，中国革命要受极大的损失，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还要延长；反之，广东国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势力要得到很大的发展，要促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寿命，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能得顺利的解除。所以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中国民众应该认识国民政府这次北伐的意义，一方面是防御帝国主义、军阀侵占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的防御战争，同时又是发展国民革命势力很重要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和失败，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民众，应该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

中国反赤军的首领张、吴两大军阀，他们在过去有很多的事实残杀压迫中国的人民：“二七”京汉铁路的大惨杀，封闭全国的工会；京口抉堤淹死人民数万；“五卅”运动中惨杀南京、天津、青岛、唐山、九江、汉口、安源的民众，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工会与民众团体，都是张、吴两军阀干的。吴佩孚最近又在河南杞县洗村惨杀农民，死者至八百余，死儿童二百余人。自反赤军队统治北方后，所有的工会都被封闭占驻了，很多的工人领袖都被惨杀，监押、开除或者逃亡失业了。“二七”、“五卅”各役死伤烈士的家属不能得到丝毫救济，工人一切的自由均被剥夺，以前奋斗所得来的胜利条件概被取消，而且增加了无限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反赤军队到处强迫使用没收人民财产的军用票，

予征钱粮，举行各种苛税杂捐，以增加人民负担，剥削人民，到处奸淫掳抢，蹂躏一切人民，强迫拉夫，占驻民房学校，妨害一切人民生活。种种残酷压迫人民的事实，罄竹难书。北方民众处在反赤军的统治之下，痛苦万状，气息尚存。所谓“反赤”即为反民众利益。他们若消灭了国民军，打进了广东，广东的人民在国民政府下所得到的自由，马上就要全被剥夺，一切的工会及民众的团体，马上要被封闭及占驻，工会职员及民众领袖，马上就要被杀戮、监禁、通缉和开除。反赤军在北方蹂躏人民及给与人民一切的痛苦，更要加倍的在广东实行（因为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为反赤军所最痛恨的地方）。同时北方人民现时所受到的痛苦，将更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一切的奋斗和运动，将要被更残酷毒辣摧残。还有现在的省港罢工是支持“五卅”运动的唯一希望，反赤军若是侵入了广东，当以在北方惨杀工人的毒手，加倍的惨杀省港罢工工人，无条件恢复对英一切的关系，使全国的“五卅”运动完全消灭。因此广东的民众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以防御帝国主义者反赤军的势力侵入广东，蹂躏各界民众。北方的民众尤应联合一致，集中各界民众的力量赞助国民革命军，努力奋斗，扰乱反赤军后防，使国民革命军得到胜利，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行自己的解放运动。

同时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邦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因为必须如此，才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才能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北伐才更有意义。若只为求得军事上的便利，不惜限制民众的自由，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争取自由和利益的运动，那北伐所得结果，恐仍不能达到预定的期望。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也是全国民众赞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所期望之点。国民革命军若牺牲了这一点，全国民众很难看清这次北伐与普通国内战争的分别，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所以国民革命军要得到民众对于北伐的赞助，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北伐的时期尤其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与自由，不能借口于北伐军事行动的便利，来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的自由，授反革命派以挑拨和煽动的机会。

全国各界的同胞们！国民革命是要全国民众自己实际来干的。现在是我们民众实际参加革命最紧急重要的时期，“坐待好音”，等国民革命军到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是消极的赞助，无补于中国的革命，空想的失望，过去历史有很多事实足以警告我们，必得全国民众一致努力，实际参加，才能由这次北伐胜利，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而建筑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全国各界的同胞们！时机已到，其速起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吧！

全国的工友们！国民革命军所胜利的地方，我们所有被反赤军封闭的工会，应该要求启封；坐在监牢间的领袖，应该得到释放；被通辑开除失业的工友，应该要求恢复工作；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应该要求履行；被惨杀死伤的工友，应该要求抚恤和救济；太低的经济生活和恶劣的待遇，应该要求改良。同时我们在政治上应该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召集以人数为比例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我们为得要求这些利益与自由赶快的实现，我们应该努力参加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